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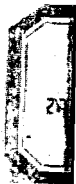
詩創作叢書之十

金剛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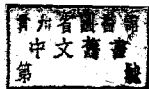
胡危舟

詩創作社版

1942



104/21
22



下 坡 剛 金

舟 危 胡

十之書叢作創詩

1. 4. 2

紀念

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

——以郭先生底小說金剛坡下試編劇詩——

前 奏

淪 瀾 波

那坡上的碩健漲滿了黃昏

淪 瀾 波 打 擊

灑 灑 著 奧 德 子 的 山 柳 上

提 離 不

寫 出 了 這 樣 悲 劇 的 呢

給 纏 綿 眼 淚 的 少 婦

提 離 的 什 麼 呀

撲緊了嬰兒

呆呆凝眸

佇立於斜風斜雨的門頭

她是不是

在胸臆那最怕降臨的

成潭結隊的黑影

她究竟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身邊出走的

紗廠的女工！

拖着她渾身糜爛的娃娃

披上了做賊清黃金裏雨的包袱

胃清滿頭的疾雨

向金剛被念羅的走去……

遙到底窩的什麼呀

凝望滿，凝望若

一個雨從她這邊離開的

強悍的凝望！

抱着一匹溼淋淋的小羊羔

咒詛着最刻薄的語言

滾命地，仇惡地……

向金剛被急驟的走去……

雨，恣笑的流着……

雨，沖不熄她們底感情之火浪

雨聲里……

滄遼那裏綠悽悽的小羊羔

叫出的，喊出的

憂念母羊底哀切的哭聲

而母羊

被閉隔於少爺底屋子裏

痛着，痛着，遙遙呼應地……

叫出了憂念羊兒底哀切的哭聲

雨

依然帶樂地瀉着，瀉着

渾不覺這人畜之間底

一種交流的感情之火底浪濤

許是天穹底激動的眼淚吧

啊！是誰

是誰舉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是誰

讓金剛坡下彈奏着

雨的聲音

風底聲音

黑巖底聲音……

總是這末可怕的哭泣底聲音呀……

佈景

金剛坡

還漫長的一如黃沙的瀑布

一陣旋風

吹起了沙塵的高塔

在那朝門口灑滿了農具

豬欄和雞籠的

耍拳人脚板的

是一座古老的石屋

——它以古老的

兩隻格子窗的眼睛

睜視着鼓上的

汽車、轎子、跛足的行人

和那不切實用的，在馬肚上

掛掛招雞的爛空筒的長統的靴子……

幕開

愛的誘惑呵——

一個感明於鄉居寂寞的少婦

微安着，注視着

一匹登住了的黑山羊

在打轉，打轉，打轉

以召喚

牠那未及出角的，稚嫩的

逆迷了的小羊羔

牠在

喚——喚——喚——

胡叫著

小羊羔呵，把耳朵一甩
聽到了母親懇切的呼召

便不知醜陋的，不知自己底因循

生得儼如條瘦長的甘蔗

打個滾滾地滾來了呀

而且，滾滾地滾了一度焉

愛的誘惑呵

愛的誘惑的鈎引呵……

那少爺

當母親助法了小羊羔

她地吻上了自己底嬰兒

食婆地，傲岸地

吻着，吻着……

高貴而安穩地笑了

吵着，莫要肥，咪咪媽疼你

她給你鼓一個鬼子臉

裝一裝飛裝料兒

裝一聲高射砲響兒

還差些什麼

再笑笑媽丟你底金剛坡上

像舊車輪子

咿嚶嚶的滾下去

呵，咪咪莫哭吧

住羶那田里的小羊兒

死勁嫩，直要把老黑羊底

羊奶，一口氣吸光啦

蹄沙去趕跑牠

瘋化了五十元法幣買了牠

給你咪咪作奶媽的呀！
不能的，不能羅小羊兒
獨佔了你底口糧

去趕雞鴨

去趕雞鴨

而還……這——唉唉

艾是那個滿口命令命令的

聯保主任

打了我們的黨證

雞蛋的呀

吝嗇

小羊兒飢餓

咪咪也飢餓

吝嗇

老山羊跟我結冤仇……

是他呀，都是他——

那尊像「命令」吃飯的

臉孔穿著襪子的

老弱敗底

黑心狼兒哪！

叫我買了他底母山羊

逼着我

要養大他底小羊兒

逼着我

女人屈服

逼着我

因避難而下鄉來的

知識與靈魂

一齊作奴隸

好啊

你這臨死還不覺悟的老東西

以爲「天高皇帝遠」囉

以爲你底權威站在我們底頭上

便能不理睬我們底憎惡

投在你底權威里面生根嗎

那你等著享受吧，明天

我們將向你底棉絨服上

取還我們自己底溫暖……

哎！咪咪，你又哭了

快乖乖的停聲罷

讓媽去掉乾淨了山羊奶

讓媽去關緊毋山羊在屋子裏

！——偏偏餓死他底小山羊呀

雙孀更證實自己！——

一天，老百姓不做他底

「好吃豆腐」了

看他死！他祇有死！——沒有一個入贖借……

婆婆：呵！阿彌陀佛

我看透了半百年的世面

看透了我們種田的

做工的

活得頂神氣

世界是我們的呀

祇有我們搗得起盤子

世界底力氣完全靠我們窮人底筋骨呀

那些

飯來開口，筷來伸手的飯桶

一句話

祇會打官腔

呀！你這夢芽一樣青嫩的小娘子呵

好生地撐撐世界吧。

白白的死

叫他們像發了一捲橫財那

女工：這欺侮我們

那欺侮我們

死也要欺侮我們……

婆婆：忍氣吞聲吧。

這開比火的年頭

連菩薩也在吃苦

快走罷，阿彌陀佛的

讓我就陪着你向石屋子里的太太

說說去，找個生活去

從今和我們清苦人家在一堆

你會快活，你會康健

你呀，要望望後代，望望你娃娃

不能叫你死白的臉再死白下去

木能把兩條性命掛在一根線上

死呀

連我老太婆都不想它

女工：我拖着娃娃

是拖着一個災難

一個禍水

在這已不講吃人人腦髓的世界

那些僱用傭人的主人們呀

誰不跟買賣似的

賭錢似的

兇怕

有誰真肚子裡好撐船

有誰不想一個人獨活

婆婆啊

天空已濕的放無賴

雷在烏雲里好像點石塊

金 剛 坡 下

一落雨

這坡上底泥漿要簿倒人

還是由我們走吧

由我們到天邊地角去……

少婦：呃！橋頭婆婆

雨毛絲在飄打臉

天在灑落來

你還跌跌衝衝走下坡

忙些啥呀

婆婆：哦！救命皇菩薩

救命恩菩薩

你說個好事

你做個好事吧……

少爺：這才太奇怪

在今天，還會有你們

迷信着有人肯做好事麼

婆婆：我不懂你底話

我祇拜拜你，磕頭你

把她留在這兒侍候你罷，把

你看：雲標的十一月天。

她還披著紙薄的單衫

渾身耳朵，鼻子都結冰啦

你看：她底小娃娃，她底命根呀

黃腫消臉，又赤溜饅頭般的凍瘡的脚

穿上這件刮刀皮似的離離的

像大燈籠樣的破「老虎皮」

是鬼還是人呢

啊

是活地獄啊

少婦：婆婆，你這遠近聞名的爛好人

她們是誰呵

她們憑什麼叫你熱心得忘記帶雨傘

婆婆：陌生的，陌生的

象從前你和我一樣

不過，太太喇，這人世間

還有比我們都在受苦難的人民底

臉上了面的那種親熱嗎

你知道嗎？你聽說過嗎

兩樣就在我那橋頭的橋邊
她發瘋了，發瘋了

她底娃娃滾在地上哭拉着

她

愈加發瘋了，發瘋了

她像要……就這麼一下

呀，阿彌陀佛

虧的我曾見麼

問她

她哭

再問她

她亂舞着拳頭要捶死我呀

太太，你猜猜罷

她發的什麼惡

害的什麼怕——

她

從城里搭了摩托卡

到成都去訪親戚家

誰知車子像一把不公平的天秤

就上了沒有重量的窮人

便給一脚頭

踢落她們在金剛坡下

啊！還世界
不是造反嗎……

少維：世界造反了

我們爲造反而去捨命呀

婆婆：你這話里邊有一書

說得響里響繞的

鄉下人不響

女工：婆婆，放我們走吧

我怕。我太可怕

我怕有錢人

和他們的嘴巴

我怕

我怕走近有錢人的面前

我們窮人要倒楣

警察：你又發瘋啦

你真的有魔鬼纏繞在腦子裏啦

你不把話兒說清白

悶在肚皮裏發風和落雨

誰會是諸葛亮哪

說吧，阿彌陀佛的喇

你要忍了淚，鎖定了心

有頭有緒的告訴太太

女工：呵，天哪！

我給惡運折磨了長長的四個月

一天像一年

一月像一世

如今，我再也拖不動

這峨嵋山樣的沉重的日子啦

四個月了

絲絲底牽

抽狂了

打仗去麼

四個月了

家里的錢

天天

過著大年夜

可是冬天來粒

肚子餓

娃娃病啦

逼着我

投奔這多官多富的重慶

投上了一條死路呀

四個月了

我在江北的紗廠里揀紗

昏天黑地的響起了腰骨

髒棉絮在背脊上落着雪

連頭髮和眼睫毛都花白了呀

可是那廠里的大先生們

呼么喚六的

比我陽喝我自己底餅半還要難

我忍耐着，忍耐着

爲着我可憐的娃娃——

——這開口就嚷吃飯的苦孩子

我用辛苦去換它斷命的工錢

四個月了

我沒有鬆份跟娃娃住在一屋子

早惦念着，晚惦念着，夢里惦念着

斷根結蒂，終不

羅孩子叫我學媳婦，我叫慶娃娃

瓜瓜月了

我又難捨地，割肉地

鄉娃娃香拉，一窩子住家種花樣的
叫梓慶派雜出的優游院呀

保育院呀

我連茶給他們一隻二兩多重的

銀鑲子作摺摺，我這每個月

萬幾五千元花樣，餉銀要給他們化

眠

按道理說吧

說得這子話，你倒說說，這話怎麼說

這話是天賦的，說不盡

去說說，說出門

少婦：娃娃可是你親手送去的

那話是像那話說的

那話是說你親手送去的

女工：和那話，我于麼甚麼

托咐一月，說服店

那話是說你親手送去的

少婦：託咐做頭店……

婆婆：什麼做頭店……

女工：……換到不前天

我子係掛念我羅桂

我又真係慳做羅卷不在昨夜……

好像做工開竊人看見了天亮的夢

歡喜者，歡喜者

我執了一堆紅卷卷

……煮了一塊香腸……

去謝謝那升為頭店

嚇得我大哭不止

我慌得我扯扯地提着他底老闖家
 隨着我一去探探壽命板的娃娃

吓得我這眼淚就下開了

店門前有個蓋匾樓不成木樓的醜孩子

那是誰？正是我底娃娃呀

她直跳起來

她像老虎一樣的撲過來

喊我做，哭腔

哭腔，喊我做

我嚇昏得不會說甚話

王 叔 耶 拿

我醒來了！我醒

我醒來了！我醒來了！我醒來了！

少婦：那是在夢中嗎？

婆娘：那是在夢中嗎？

我不知怎樣

我不知怎樣，不知怎樣

我不知怎樣，不知怎樣

婆娘：你不知怎樣說話

「雷得羅威虎負了債」

「轉念想這該死惡的烏孫」

「還是那罵我：趁早拾個爛蒲包」

「雷小雷打哪」

他們的眼珠凸出來

他們的脈絡噴着老虎底門牙……

「要緊，忘記了也才快忘記了它」

「別擔心吧，哭，討不吉利呀」

少結：愛哭就讓她哭吧

我也愛哭

我愛哭聲裏有孤憤的吶喊

哭吧，任性地哭吧

你這應該哭的哭

可是我不懂那些爲了肚餓的鬍子

爲什麼憤怒向那些肚餓的人打主意

爲什麼憤怒

爲什麼憤怒

女人跟女人

這世界裏最難的事

婆婆：太太，你爽騰地放了招係性命。

天會幫你腳骨健

地會幫你生鑽錢。

待明天

娃娃底爹打勝仗回家

先來甜你第一個恩人

少婦：不是恩，不是做好事

是窮人幫窮人底

一蘇被鬼子趕攞來的女人們底心

婆婆：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少婦：你乖睡的小娃娃啊

明早我陪你到歌樂山去

真的跟小朋友們一道唱歌跳舞吧

女工：什麼呀，什麼呀

你又要把娃娃送上歌樂山

又得逼着我們死……

啊，歌樂山

你贖了我們吧

啊，歌樂山

我們有仇嗎

啊，歌樂山

你生了押迫着我們嗎……

少婦：你不必顯出驚慌的顏色

你的眼睛不必發着可怕的光

你嘆吸白霧，像明白你自己

這樣過去年頭，我撐不起

你娘兒倆口生活的擔子

原諒我，誰能留你一備。

原諒我，(僕)即(僕)的(僕)。

捨不得離開而離開了桂娃。

可是不打緊呀。

歐陽倩就在這山拐個彎。

每天，我答應你去舞幾次舞。

看幾次桂娃。

女工：我們不去歐樂山。

不能把性命送給你們。

不能再受欺侮

不能讓他們關在一起

走，我們走

走開你們這班惡東西

少婦：你……

婆婆：你……

女工：我？我認識了你們

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廟子

……你們都是被種神學

壓出來的惡鬼

婆婆：夫哪！與是這關子

我是惡鬼麼？

罪道的啊，孫虎嘴

阿彌陀佛哪

女工：老關子！老關子

老惡鬼！老惡鬼……

少婦：我要你睜開眼睛看人

我要你睜開眼睛看天

你打將去哪裏呢

· 秘文道幾些什麼呢

你不見天在黑攏來

天在落雨

天在發大風

你要去

明天就換清朗的日子嗎

女工

你騙子的心不是比黑夜黑的多

騙子呀，你

不怕給人拔掉你油滑的舌頭嗎

喂，有可憐的騙子呀

快給我死心了吧

我已新買餸了猪肉
着會了精花

婆婆：我關了，你什麼

我關了，你什麼

你這好心沒好報的瘋子

我要離開你

女工：娃娃快走呀

老關了，這來了

老關了，老關子……

裏鄉：關子，關子

變來的這末多腦子。

哦！就是你這個女腦子吧。

對哪！就是你！你！你！

管我！哥放雨來趕坡的哪。

你。

還要陰陽怪氣嗎。

腦子呀。

快轉還我的山羊來。

快離這家的山羊來。

少婦：嘿！又買得本碟子

你聽聽我漸漸的，你是誰

這碟子是我們底

這山羊是買的，向聯保主任哇

農婦：嘿！你們都是串通的騙子

我哪天見過你底錢花花

寒酸袋呀！

好幫我滾開這錢袋呀

你這碟子

盤子，農民還在寒酸心

膽不怕一生一世都要送羅麼

快歸還我的羊子來

快歸還我的性命一樣的羊子來

你們騙了我底老山羊

小羊兒總得還我呀

你怎麼假裝假呆的裝啞巴

哦！難道你連小羊兒都吞掉了嗎

那好罷，我索性要你吞掉我這條苦命吧

囉！哦！噫，你奸毒辣的心呀

你理叫大雨淋死我底小羊嘅。

鬍子呀

那你等先賺你自己底小孽種死去吧。

啊！小羊，莫叫吧。

小羊，回家吧。

小羊實實呀。

我抱著你走……

尾聲

金剛拔

那坡上的廟堂漲滿了寶燈。

金剛披下

這身著是經年兩袖上

幾離一淚

寫出了這無悲劇的悲

一個酒眼淚的少婦

是爲的什麼事

推開了嬰兒

呆呆地呆

佇立於斜風斜雨的門頭

她是不是

在樹蔭那裏怕降臨的
成雲結隊的黑影

她究竟爲的什麼呀

淚簌簌下裏整齊

一個洞從她裙邊出走的

紗線助汝江迴轉

拖着她底渾身厥照的娃娃

快正丁鏗藏滿寶鏡滿兩的包袱

擲著滿頭的疾雨

向空潮聲盡標的塵埃去！

她到底爲的什麼呀

深愛着時無聲無語，在木

一團團從她這邊離開的

強悍的農婦——

她臉上充滿着悲哀的淚水

她眼裏含着淚水的痛苦

她心裏充滿着痛苦

她的靈魂被念羅的走去……

黃金折半這這這的哭聲

雨中的苦樂的痛楚

銅錢神不識神明的哀傷潮之大波

雨中的

用 聲 表

這 聲 哪 裏 聽 到 的 洋 琴 又 呢

叫 出 的 是 誰 的 呢

這 念 母 羊 底 夜 切 的 哭 聲

而 母 羊 呢 呢 呢

被 唱 破 的 少 鐘 底 鐘 子 表

這 聲 哪 裏 聽 到 的 呢

再 唱 了 這 念 母 羊 底 夜 切 的 哭 聲

一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這 聲 哪 裏 聽 到 的 呢

誰 唱 的

沖不熄這入夜之間底

一種交流的感清之火底浪濤

雨

許是天穹底激動的眼淚把

啊！是誰

是誰寫出了這悲劇的呢

是誰

讓金剛拔下彈奏着

雨底聲音

異塵塵香

寒風底聲音

「這是這可怕的哭泣底聲音呀……」

「少婦低低地縮縮地下去了」

「少婦底心弦繫上了一塊沉重的鉛」

「少婦底四肢癱軟下去了」

「少婦撲倒的嬰兒跌落在石階」

「少婦已聽不見她嬰兒底一聲最後的怪叫……」

(無聲下)

一九四一·十一月於桂林

151501

發 行

詩 創 作 社

桂林建幹路十七號之九

著 者 胡 危 舟

總 經 售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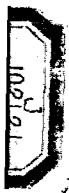
出 版 期 一 九 四 二 年 五 月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6
8
675

廣西省國書館藏書亮碼發給碼字第

二〇三號書架證



200

\$ 1.50

150